



笑聲無邊界 歡樂無國境

——戶張東夫與他的中國相聲情結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相鄰而居，傳統文化的相似與重疊，構築了歷史藝術和現實審美的橋樑與平台。相聲，是中國傳統曲藝形式的重要內容，也成為今日中國人文化藝術欣賞的主要內容之一。日本資深媒體人、文化歷史學家戶張東夫，以學者的嚴謹和媒體工作者的敏銳，憑藉歷史性和時代性的特有視角，寫出了《中國的笑聲：傳統語言藝術「相聲」的魅力》這部全日本第一部推介和研究中國相聲的文化著作。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中國內地，相聲是民眾最為喜愛的說唱藝術形式之一。《中國的笑聲：傳統語言藝術「相聲」的魅力》(以下簡稱《中國的笑聲》)對中國相聲的發展進行了深度概括與解讀。該書作者戶張東夫為日本知名文化界人士、媒體人和大學教授。他選取了兩位中國著名作家以及五位著名相聲演員作為分析中國相聲文化的研究對象。這兩位作家分別是何遜與老舍；五位相聲演員則是侯寶林、馬季、姜昆、師勝傑、郭德綱。歡樂無國境，笑聲無國界。這是戶張東夫要寫作《中國的笑聲》，以此向日本民眾介紹中國相聲的情感動因。

利完成，開始了文化上的一系列工作，以加深香港民眾對祖國文化的了解和認同。故而，戶張東夫以相聲為例，在書中總結了上世紀80年代內地相聲表演團體來香港公演的過程。1980年代，中國國寶級相聲大師侯寶林前來香港新光戲院演出。戶張東夫借此機會對侯寶林大師進行了專訪，其訪問主要從相聲與中國社會政治的關係展開。相聲的魅力沛然莫之能禦，從那時開始，戶張東夫從喜愛相聲，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相聲迷。因此，他自己也在《中國的笑聲》一書中總結道：沒有香港回歸中國，則自己不可能在香港愛上相聲，成為相聲迷。



書中屢屢提及並分析了郭德綱的相聲作品。



日本文化歷史學家戶張東夫

源自香港的藝術體驗

《中國的笑聲》一書最大的特色在於，戶張東夫能夠將個人的藝術體驗、文化的永續傳承、社會政治的時代脈絡這三者進行平行敘述和統一思考，從而讓讀者能夠在個人、藝術和歷史的大格局中，看待相聲所處的位置和意義。

戶張東夫提及，他對中國相聲藝術的鍾愛，源自於香港。在不少論者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命題。畢竟，相聲作為中國傳統說唱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有着濃厚的北方文化烙印；且中國的普通話就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而形成的。因此，對於身處嶺南粵語文化圈中的香港人而言，接觸相聲的機會其實是少之又少。但於戶張東夫而言，藝術交匯的機遇則可能完全不同。

相聲、漫才和落語

中國的相聲，有一人化的單口相聲；二人化的對口相聲；多人組合的群口相聲。同屬於東方文化圈內，也有着說唱藝術的結晶——單口形式的落語；對口形式的漫才。眾所周知，目前中日兩國的文化學界和論者，甚至中日兩國各自編纂的字典、詞典中，多認為日本的漫才和中國的對口相聲，是可以畫上等號的。

戶張東夫觀察到，在中國目前的三大類別相聲中，最為普遍、影響力最大以及表演形式所佔比重最大的，就是二人組合的對口相聲。無獨有偶，這就和日本二人化的說唱藝術漫才具有了形式上的一致性。但是，戶張東夫以學者特有的嚴謹風格，找出了兩者巨大的差異。

戶張東夫認為，中國的相聲尤其是對口相聲，具有很強的故事性和情節性，整個節目從頭至尾，都是在情節的主導下推進表演。因此，雖然演員數量不止一個，但是大家在同一部相聲作品中，卻是依據完全相同的一套劇本在進行表演。但是，日本的漫才則不具有這樣的風格。因為戶張東夫認為，一個漫才節目中，不同演員，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演出劇本，且漫才的表演內容本身，故事性並不是很強。

相聲裡的中國文化觀察

相聲作為中國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的歷史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幾乎每一部相聲作品，都深深打上了中國時代變遷的烙印。如今，國人每每提及相聲，都會沉浸在相聲作品與演員精湛演技所帶來的歡聲笑語之中，鮮有人去探討和研究相聲作品與我國時代轉移之間的關聯。久而久之，我們便在缺乏歷史感的藝術視角上，孤立地去欣賞和審視相聲藝術對生活的詮釋。

戶張東夫認為，相聲作為一種中國語言藝術，從清代咸豐皇帝就已經開始興起壯大

了。文人們用這樣的語言方式來諷刺和抨擊當時已經是江河日下的清國政府。而相聲「狂瀾突進」的歲月，確實是伴隨着中國的改朝換代、革命運動以及民族戰爭。相聲所表達的主題，也日趨多樣化。

書中提及，中國對日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開始。民眾疾苦，因此毫無餘力和心情享受相聲。偏偏傳統相聲以取笑勞動者和農民為主，嘲笑殘疾人，且充滿對權力和有錢人的羨慕。這些內容，作為政府和民眾均無法容忍。相聲須作出轉型。而1950年朝鮮戰爭時期，相聲又成為了重要宣傳手段，常寶堃先生作為慰問員犧牲在前線，後方宣傳隊則以相聲為形式深入各地動員。畢竟，1949年後的中國文藝體制，政府賦予了相聲演員公務員身份，給予工資、分住房，保證他們的生活。如此做法，在戶張東夫看來，基於文藝宣傳目的而形成的舉國培養和文化傳播體制，很難誕生優秀的相聲作品。後來的文化體制改革證明，作為媒體人的戶張東夫，對中國文藝發展中的弊端，確實洞若觀火。

根據現代中國相聲的特點和內容，在聆聽相聲的過程中，戶張東夫將中國相聲分為三類：傳統相聲、宣傳類相聲和具有教育意義的娛樂相聲。而在中國目前的文藝體制下，相聲演員作品自產自銷，演員個人成名後忙於公演掙錢，新作品數量減少，創作水準下降。而劇本稿費低，專門化的職業作家少，又成為相聲不能夠振興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代中國的社會環境、管理制度、政府運作方式以及文藝體制，已經和清代、民國甚至毛澤東時代有了很大分別。市場化和經濟導向優先的思維下，相聲何處何從，未來前景如何，這些都是戶張東夫認真思索的問題。畢竟，相聲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和載體，其帶來的歡樂與笑聲，是人類友愛的共同資產，是不分國境的。這份關注背後的真誠，我們則應善待珍惜。



《中國的笑聲：傳統語言藝術「相聲」的魅力》

記者手記：「文化連帶」的暢想

文：徐全

「連帶」一詞，在漢語、日語和韓語中，都寓意着共同或結合。在十九世紀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方文明開化的思潮，通過日本進入中國。西學、漢學的激烈碰撞；對現實政治與文明的前途思索，促使早稻田大學的創始人之一、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法學家小野梓系統化地提出了東亞「三國連帶」的思想。這其中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文化、藝術上的共通、相近與融合。

小野梓的連帶思想，在十九世紀末的政治語境上有着非常熱烈的討論和構想。但是，於文化藝術領域，則變成了極為普通和簡單的一種思維和審美方式。例如，當戶張東夫以陶醉的心情欣賞中國的相聲時，身為日本人的他，自然而然會想到自己國家的漫才、落語，並與相聲比較相同和不同。而我們中國人，若是欣賞日本的俳句詩歌，閱讀《古今和歌集》，拜讀松尾芭蕉、正岡子規等日本詩人的大作，也會自然而然想到自己國家的《詩經》、《漢樂府詩集》等。

這就是淳樸、自發而真實的「文化連帶」思維。在

人的一生之中，更重要的是文化與藝術的生活情趣與享受。當我們以對文化、藝術的熱愛之心，以對傳統文明的敬畏之情去看待與自身歷史、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學藝術形式或成果時，我們不會用分辨高下、斷明優劣的心態去指摘他者，而是更多為自己能夠了解認識一種新而相似的藝術文明而歡欣雀躍。

戶張東夫就是以此種心情來欣賞中國相聲的。他在書中深切懷念了那位為他推介中國相聲的香港人陳小姐。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文化的角色。戶張東夫認為相聲的美是不能夠為外的人為之力所替代和壓制的。因此戶張東夫為當年創作了相聲《買猴兒》的作家何遜後來的不幸遭遇深感悲涼和痛心。因為抨擊了官僚主義與社會不公，何遜的經典相聲之作《買猴兒》在「文革」前後屢屢遭到禁演，創作者本人也屢受批判。直到改革時代的到來，何遜作為相聲界的前輩和泰斗，才獲得平反，作品也得以重見天日。在戶張東夫看來，自己是以他者的眼光來欣賞、讚美中國的相聲藝術；作為中國人，則更應當珍視自己本民族、本國家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及其文明成果。

的確，相聲藝術是中國的瑰寶。不少相聲作品，承載了中國人的喜怒哀樂甚至我們這個民族的苦難。戶張東夫提供給我們的視角是獨特而發人深省的。當我們有感於戶張東夫作為他者的身份慨歎中國相聲藝術的種種坎坷境遇之時，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文化藝術界，甚至國民大眾，則更應當對自己於國粹藝術的態度自省自問，也應當獻出自己的努力。我們應該讓《買猴兒》與何遜曾經的遭遇和悲劇不再重演；讓文明開化、思想啟蒙的道路永不斷絕，這是歷史賦予國人永恆的文化理想和使命。

2011年歲末，記者曾經在香港文化中心專訪過日本著名的太鼓表演大師林英哲。他告訴記者，太鼓是古代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一種藝術表演形式；進入日本之後，又與日本傳統的祭祀相結合，形成了如今的日本太鼓。林英哲在那次訪問中講到了他在香港演出的一部作品——《澤之蓮》。這部作品講述的是一個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初居留朝鮮半島生活的故事——雖然那個時代，日韓因為殖民、吞併問題而對立，但這個大時代中的日本人，卻用自己的方式講述在韓國生活的點

點滴滴，身後也葬在了韓國。林英哲說，太鼓的節奏是超越國界的，韻律也是超越種族的。這就是文化與藝術的友愛與魅力。

回看十九世紀，日本思想家岡千仞與中國的「嶺南才子」黃遵憲曾有過深厚的友誼與合作。當清廷派出的憲政考察大臣抵達日本時，伊藤博文向他們推薦的法學人才，竟然是頗沛流離的梁啟超。因而，文化藝術思想的交融，不能夠成為專美於前的回憶。共同追求開化革新、人類普世文明的精神與願望，曾讓兩國民間走得如此之近。俳句的優美，漢詩的韻律，相聲的快樂，落語的嬉笑，都是從遠古、中古、近代直至今日所形成的文明財富。這些，都是友愛的象徵。一衣帶水、同文同源，國人可以，也應當找到更多的理由去善待、珍視、發掘我們與東鄰日本之間能夠分享、共有的文化瑰麗與資源。回看小野梓的「三國連帶」思想，則在文化與藝術上，這確實是能夠形成合力與新文明的一種暢想與希望。戶張東夫了解、熟悉、熱愛中國的相聲與文化；他堅信笑聲無國境。那我們自己呢？